

文化研究：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研究札记之一

2005-11-28

作者：潘知常 袁力力

关键词：西方传媒 批判理论 文化研究 文本 | 阅读：398次 |

[内容摘要] 本文就西方传媒批判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研究”学派作了系统的研究，对“文化研究”学派代表性人物作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关键词] 西方传媒批判理论；文化研究；文本

在西方传媒批判理论中，文化研究学派是最为引人瞩目的一派。它20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国，在80年代开始风靡英语世界，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二元框架，抛弃了庸俗社会学的物质/文化二元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以宏大阶级叙事为主要特征的阶级还原论，强调大众 观意识的能动性，扩展对文化功能、文化意义以及文化独立性的理解，立足于大众文化的立场，反对大众传媒批判的精英主义倾向，以开放性、实践性的视角反思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以及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建构，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传媒作为文本自身对文化生活实践作用，同时将大众传播的过程视为文化生产与意识形态再发现的过程，从而将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反映为意识形态的争霸，在西方乃至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具体来说，文化研究学派所指涉的是二战后在英国形成的知识流派，它以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汤普森等左翼批评家为先驱，并在学院内实现了建制化，而1964年霍格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①则是当时文化研究的重镇。霍尔于1969年继霍格特任中心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文化研究以开放性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创造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新“欧洲”学派。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式》，以及霍尔的《电视叙述中的制码与解码》等著作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开始开设文化研究的课程与授予学位。70年代末期以后，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集结了“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精心编写教材。从80年代初期开始，文化研究几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它渗透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随即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至此，文化研究已经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它已经快速地渗入各个领域，主张各种文化形式的开放性对话。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西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由于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而导致其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批判功能日渐丧失。与传统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与知识领域，它游走于各学科之间，深谙各种知识话语，却拒绝成为独立的学科，从而使其参与批判的功能卓著。正如霍尔用福柯的术语评价文化研究，指出它实际上是“话语的构建”(discursive formation)，因此，对于文化研究，我们与其把它看作知识论，不如把它看作一种充满实践精神的方法论。哈贝马斯在《认识的兴趣》当中，区分了人类的三种不同的兴趣，即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文化研究打破了不同知识话语的界限，批判性地介入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实践，应该说它的研究代表的是一种“解放的兴趣”，是学术的最高追求②。

早期的文化研究源于文学研究，比如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基本上是从文学人手，讨论文化问题。50年代，霍格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使文化研究从学院走向社区，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大众文化。二战后，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逐渐明显起来，政治与传媒现象连成一个整体，从早期的文学研究越走越远。在政治领域，文化研究出现与“新左派”(New Left)的崛起不无关联。匈牙利事件后(3)，英国学界对于斯大林主义产生普遍怀疑，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和苏联模式来替代，于是，新左派不再注重从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入手进行社会改造，转而从文化角度介入政治，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1961年，以E·P·汤普森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New Reasoner)与霍尔为代表的《大学与左派评论》

(UniversitiesandLeftReview)合并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Review)。新左派关注社会结构及历史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他们以文化研究作为理论武器，否定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认为文化是独立、开放的领域，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生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左派对于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成为了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1964年，工党重新执政，民主激进思想抬头，反越战、反核武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氛围更加鼓励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学派登入学术的大雅之堂除了与战后英国的政治格局、势力消长相关，同时，它的出现也是文化领域种种现象的必然后果。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社会来临，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相对丰富。此时商业电视很快普及起来，商业广告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消费。传播速度与消费方式的变革使当代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平面感、偶然性、当下性、直观式，生活犹如拼贴画，历史感和思维深度在消解。我们可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jin 文章 jin 动态

SEARCH >>

上一篇 PREVIOUS

MORE >>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下一篇 NEXT

MORE >>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罗晓娜 | 2006-05-29

一、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动态 NEWS

MORE >>

-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以看到，文化研究的学者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消费文化，发掘其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情境与文化哲理。另一方面，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入侵问题。英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也不得不陷入美国文化的重重包围。随着英国殖民帝国的解体，英国社会文化正在从单一的正统主流向多元文化转变，当转变尚未完全形成文化格局之时，美国文化向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传统侵入，所产生的结果往往也各不相同。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英国本土的高品位文化(high-brow culture)结合，产生了所谓的“亚文化”文化混合体，这无疑也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

文化研究采用内容分析和其他方法来研究大众文化。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文化”简单地看作是从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的文本。它是一种研究方法，承认“固定的、实际的制度”，体现为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威廉斯认为，“如果不分析这些制度的形式，我们就无法对现代社会中一般传播的程序进行研究”(4)。而霍尔则完成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构连，将意识形态与霸权的理论引入文化研究本身。霍尔的转型无疑是让文化研究的火力集中，将批判的核心放在弱势群体的权力斗争上，而这一点正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精神。应该说，文化研究的后来者如费斯克、莫利、昂等等，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借鉴者都是从自己的研究视角或独特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去贯彻发扬此种精神，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研究的确是犀利的斗争武器。

围绕着文化研究的权力核心，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开放性、参与性三个特征是被学界广为认同的。避免只流于泛泛之谈，文化研究的这些特点体现在作为学术的文化研究与其他传播理论或文化理论的深刻差别之上。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长久的生命力使它有机会借鉴多种学科的思想理论，同时经历各种学术思潮的涤荡洗礼。与其他批判学派不同，文化研究包含着与主流理论相似的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同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同为传播批判理论的一支，为什么他们的批判视角却迥然不同的呢？在文化研究的中后期的理论中，我们发觉了一些后现代的蛛丝马迹：边缘性、非主流、解构。然而，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究竟是等同、相似、过渡还是别的什么关系，我们一时却难以理清；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却渐走渐远，强烈的社会实践性终于引起了学界的一种疑问：文化研究与庸俗社会学有什么区别？看来，文化研究的深刻性与个性只能在与其他理论比较中得以显现。

首先，作为传播批判理论的一支，文化研究理论与主流理论的分歧其实并不仅仅在于反对量化与量化分析、人文与非人文视角的区别。更重要的，主流理论是在体制内研究传媒的内容，而文化研究学派是研究一种制度的过程，他们认为传播实践的过程渗透着意识形态，折射着社会关系。从汤普森、霍加特和威廉斯沿袭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到转而关注亚文化、性别与种族的伦理意义等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文化研究一直与政治密切相关。受福柯、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影响，文化研究顺利完成了“语言学转向”和“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不论涉及什么领域，它的内容始终围绕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并借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挖掘文本构成方式本身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建立了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应该说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是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代表，从知识方面来说，他们必须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懂得更多、更睿智，在另一条战线上，他们又是知识的传播者，将知识传递给非知识分子的阶层，将理论付诸政治实践，文化、政治、社会运动是他们研究的永恒主题。正如理查德·约翰逊说的，在文化研究学派那里“知识的迂回总是沉溺于政治。”(5)

我们知道，传播学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很强的学科，它是多学科交汇的知识平台。威廉斯在解释英国文化研究的研究特点时用了一个词，即“越界”，这与传播学的学科特点相当吻合，说明文化研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文化研究在初期发展轨迹相似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默多克解释威廉斯的“越界”时，认为它的意义是多重的：“意味着跨越个人出身、社会阶层和学科分类的界限，个人轨迹的变化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交织在一起，以往任何单一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无法独自把握和解释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变化，跨学科研究势在必行。”(6)于是选题的跨学科性和研究者本身的经历以及英国社会变化等等因素相互交织，就形成了英国文化研究主题：青年亚文化研究、电视研究、女性问题研究和种族问题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权力”是不变的中心词，阶级、种族与性别是它的半径。这个半径或许距离不长，但它却是一次“越界”。首先，它跨越了社会学、心理学的资本主义体制内的传媒研究，具有政治的参与性与批判视角；其次，它跨越了一般的文学、美学的方法，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批判学派虽然共用一个传播文本，但是在文本背后发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争霸，把原来被人们默认或理论预设了的阶级、空间和身份重新翻出，给予全新的界定。可以说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在“跨越”、扩大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却在集中火力。这种说法乍一听有些矛盾，仔细分析却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内在一致性：文化研究扩大的范围，即关注到主流学派从未关注到的领域乃是广大的弱势群体，而为占有少量社会资源的被压迫被控制的“大多数”人说话和斗争，正是文化研究政治参与性的核心。

在今天的传媒世界中，主要的交往实践集中于对权力性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权力性资源指生成支配他人行动的权力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体制、人缘、话语符号、媒介、身份形象等资源。权力性资源较之物质资源来说，更加敏感而深刻地依存于传播和交往方式。权力不只是体现为国家法权、暴力机器，还体现为在不同场域里建构运作机制的知识能力，对他人行动和情感的控制影响力，以及在权力的生成-维系-扩充的过程中的监控力。随着生产的发展，一方面，社会通过不断生成权力资源，划分新的权力场域并使权力多元化、支配形式隐蔽化而加强了对个体行为的监控；另一方面，个体也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去进行权力的实践。以权力为中心，后现代的半径更加扩大，福柯的“话

语”理论是更大幅度地“越界”，在 he 那里，讨论的问题将是更加边缘的。文化研究的论题来自于具体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实践，加之文化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学科边缘性和书写格式的开放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浪潮，成为当代最为流行的理论，学院建制化相当普遍，各种期刊也随之应运而生。一大批学者也都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思想，比如，詹姆逊、费斯克、萨义德、莱昂斯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传媒文化、殖民文化等作出分析，他们进一步延伸着文化研究的知识平台，使之真正成为—个学科交融的大舞台。

其次，要准确理解文化研究的特点还必须使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观进行对照。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最大的进步在于准确认识界定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虽然对于意识形态的再发现是在文化研究的第二代舵手霍尔那里才得到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但是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这些先驱者却奠定了早期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基调。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他们从艺术家的中心和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跳脱而出，用平民化的情怀去包容各种文化产品，注意到文化产品制作的语境。在对文化文本的批评实践中，威廉斯的那句“文化即生活”的名言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早期的纲领，他们对大众文化不再是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他们不但深入地研究过去不被学界认同的大众传媒的问题，严肃地对待摇滚、电视剧等下层文化，甚至有时也不掩饰自身对传媒文化的喜爱。传播，在他们看来，既是物质实践又是精神实践，肥皂剧与时装就是意识形态。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研究传播文化之时，又把传媒放入一个广泛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背景之下，否定了单一的效果论，而将人置于整个传播的中心地位。因此，他们注意到了受众在文化的传播中具有能动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置身于大众文化之中，受众并不是完全被控制的，不是原子状态的铁板一块，也不是一个被魔弹—击便倒地不起的靶子，他们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之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研究背离了关注超验、本体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学派视角，转而关注微观、具体、经验和日常的世俗生活。理论不再束之高阁，它对阶级、身份、性别、种族、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边缘文化和亚文化，以及意义生产的操纵与控制的阐释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崛起的一支大众传媒批判新军，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承继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持续批判的同时，在对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与大众关系的理解上采取了与法兰克福学派迥异的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大众文化是受大众传媒操纵的傀儡文化，大众是孤独的、被动的、文化工业标准化生产中失去个性的零件。与之相反，文化研究学派不但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还肯定了大众主动的、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在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中，霍尔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关键人物，在他那里文化研究完成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构连，实现了传播中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受结构主义的启发，文化研究学派将传媒看作是一个公开的、开放的文本，公众虽然不参与文本内容的生产，却可以参与文本的解读，从而能通过解码，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产。如果仅仅如此，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只会停留在传播文本的阅读上，那它不过是接受美学，而不会是政治实践。问题的重点在于文化研究学派从阿尔都塞式的“症候式的阅读”方法开始，从文本切入，最终达到的目标却是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便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什么会从传播的文本中看到斗争?因为传媒的空间在—定的程度是具有公共性。将传媒看作公共空间，得益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霸权的观点，葛兰西眼中的文化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本质的体现，这种文化包含了，或者说混杂了多种社会群体的观点。这种看法对于文化研究的深入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时，文化研究就不是单纯地从作品之中分析某一个阶级的本质属性。文化研究也摆脱了过于狭隘的阶级视角。在霍尔之后，很多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深化了文化研究的这些精神，比如费斯克，他没有简单地套用统治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看到了其间的复杂勾连。这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复杂性是极富启示的。实际上，传播文本不是铁板—块的东西，其中必然有意义的裂隙或对立意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传播是傀儡，社会是铁板—块不同，文化研究学派把大众传媒看作是一个公共空间，假设社会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在文本中，不同利益集团以意义斗争的形式出现。文化研究的贡献就在于，它把握住了大众传媒在这一意义斗争中的特定功能，从而扭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误区，证明了文本的独立性，以及受众的积极主动性，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再自然延伸到文本生产领域，各种声音可以在文本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锋。在这里，文化研究的民主与人本的思想昭然若揭：弱势群体可以经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发言，从而达到其政治与社会实践的目的。总之，对精英文化的否定，对“共同文化”的诉求、对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对文化实践性的重视，这些研究倾向构成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独特景观，并且在文化研究学者的理论中得到了反复深化和提升，受众不再是被麻醉的受众，而是清醒的受众；大众文化不再是亦步亦趋的文化，而是自主的、有主导性的文化；游戏承载的意识形态被重新挖掘；表层的喧嚣获得了深刻的审视；肤浅的戏剧多了一份“不能承受之轻”；流行被重新塑造成了经典。大众传媒研究重新发现了大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语言和政治，这种现象被霍尔恰当地形容为“受压制内容的回归”（7）。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傲慢、优雅、狭隘以及悲天悯人的精神乌托邦相比，文化研究学派更强调平等和开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学派完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无望救赎”的救赎。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把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异化的文化世界对其负面效果加以激烈批判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学派则是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型文本并从中发现了大众传媒的积极意义。

文化研究的疆域十分开阔，它除了把大众文化以及传媒工业制造的媒介作品作为文本加以分析之外，还强调了文本意义和大众之间的变动性关系。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发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文化霸权的争夺之中存在某种协

高、谈判和妥协。统治阶级必须腾挪出一定的空间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意见。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含了多种社会群体的观点。文化研究在这里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指出了这种文本世界的复杂性，从而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视角，对社会关系的多元性以及诸如亚文化、性别、种族伦理、文化身份等边缘性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且，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各种权力关系也被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范畴之中。譬如分析某些电影如何建构一个男性观众的主体位置？如何隐蔽地构造一级进行反抗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社会文化中的性别观念如何塑造人的性别特征的女权主义研究等等。文化研究不仅力图揭示文化在塑造社会意义上的作用，努力发掘社会边缘群体与主导阶级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还对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虽说文化研究否定了原先已经预设的社会权力关系，在这一点上与后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同时文化研究的边缘性似乎又与后现代精神暗合，不过，文化研究还是存有与后现代明显的不同，即它并非是极度的本质主义。与鲍德里亚、福柯不同，文化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将历史看成是一种绝对的偶然，特别是在政治与伦理的领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更多拥有的还是一种现代性的精神。从权力的角度上说，以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始终倡导一个权力核心，而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权力无处不在，不同的领域永远都存在着抗争。

当文化研究从欧洲走向世界，它受到的推崇与非议并举，在对文化研究众多的疑问中，将文化研究等同于庸俗社会学的声音特别引人注目。在中国的学术界，曾经普遍认为文化研究不过是相对文学研究的“外部研究”，是与审美批评相对的社会学批评，与庸俗社会学无异。这种具有误导性的论断掩盖了文化研究的特点和精髓。通常指的庸俗社会学源于西方19世纪文艺社会学，在我国影响较大的是以丹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学社会学和被苏联文艺家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文学社会学。他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二元论与机构决定论。在庸俗社会学的构建中，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构成了简单的二元框架，正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混淆意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一样，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上层的附庸，不是具有物质性的人类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是为克服庸俗社会的机械决定论而生，它借鉴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等理论，关注传播的符号生产和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能动性，是对二元框架的解构。再者，庸俗社会学的阶级还原论与文化研究的权力关系、微观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庸俗社会学总是将人与社会的多重特性归之于机械的阶级论，而文化研究则是把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权力关系作为理论的归属。

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一样，文化研究只是方法论与策略，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论。它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反对普遍主义，反对任何理论话语(包括它自身的理论话语)正规化与权威化。文化研究不论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不得不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发生碰撞交融。在南非，文化研究是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武器之一；在日本，文化研究体现为左翼学术传统与新兴社会运动的结合；韩国的学生运动以及印度的女性、社区、环保等运动都与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格罗斯·伯格说：文化研究一方面拒绝把自己界定为已经完成了的、唯一的理论主张，“文化研究可以解读为在变化着的历史工程和思想资源中不断地重建自身的努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文化研究史没有疆界，每一种文化理论，甚至每一种文化和政治理论，在文化研究中都有其可行性。不能说文化研究没有同一性，而是说它的同一性总是处于纷争之中，总是多样的，总是变化的；文化研究是历史地阐发的‘差异中的同一’”。⑧这种同一性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会改变：就是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文本，透过符号，提示斗争和权力。

注释：

①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简称“CCS”。

② 文化研究的早期渊源是利维斯等人的文学研究。作为精英文学的研究者和新批评派，利维斯认为精英文化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只有通过阅读精品，通过教育，才能使更多的人欣赏高雅文化。

③ 1956年11月，前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

④ Williams, R. (1962)Communications, p. 20, Harmondsworth: Penguin.

⑤⑧ 罗钢、刘象愚著：《文化研究读本》，第8页、第68页。

⑥ 赵斌：《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引自《视界》第5辑，159页。

⑦ Hall, S. (1982) ‘The discovery of “ideology”: the return of theory 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eds)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p. 56-90, London: Methuen.

(作者潘知常系南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力系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邮编：210093) [责任编辑：胡智锋]

(责任编辑：)

收藏本文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 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 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 1213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 不能超过250字, 需审核后才会公布,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 返回首页](#)

[传媒资讯网](#) | [传媒学术网](#) | [传媒考研网](#) | [传媒博客](#) | [传媒社区](#) | [传媒书店](#)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9 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